

四家
库藏

汲 取 先 贤 智 慧 · 铺 就 成 功 阶 梯
毛 佩 琦 教 授 作 序 特 别 推 荐

插
图
本

隋唐演义



回 溯 英 雄 主 义 的 时 代



● 采用四雪草堂本作为底本，并参照其他各版本改正其中的错字和标点，确保其权威、准确。

● 百幅精美版画插图，再现小说生动情节，力求读者能够形象地阅读。

褚人获著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

品读国学经典·家藏四库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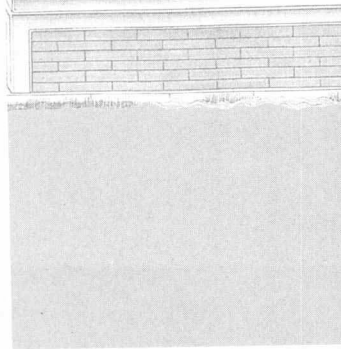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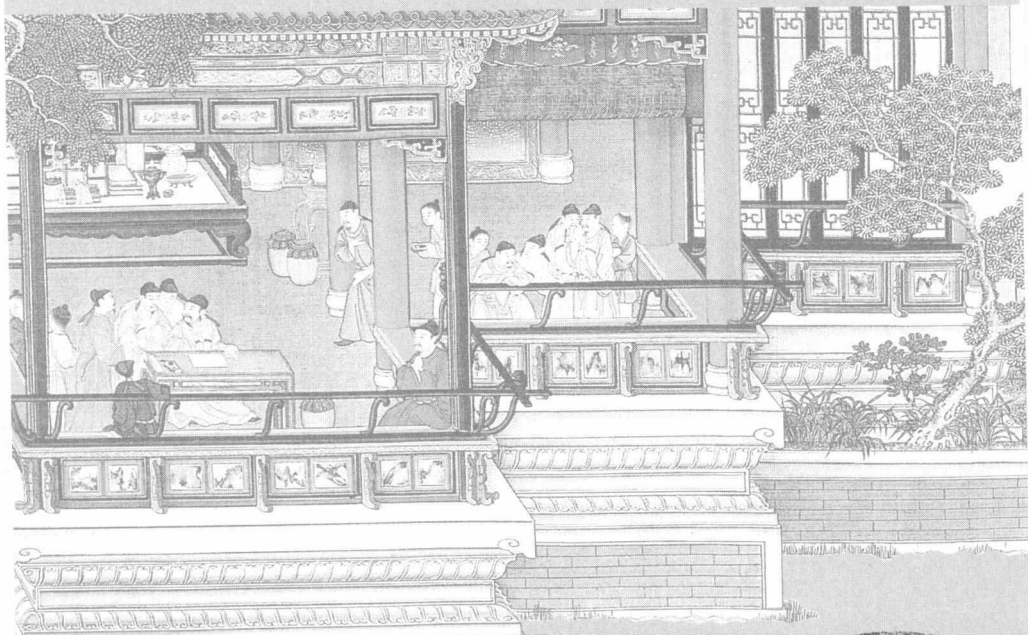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本

隋唐演义



下

褚人获 著



© 褚人获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隋唐演义：插图本 / (清) 褚人获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08.7

(家藏四库系列)

ISBN 978-7-80759-260-0

I. 隋… II. 褚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2948 号

设计制作 /  智品书案
ZHIPIN BOOKS



●●●● (插图本)

出版者	万卷出版公司
地址	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
邮编	110003
联系电话	024-23284089
电子信箱	hbzbs@mail.lnpgc.com.cn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经销	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幅面尺寸	720mm × 1000mm 1/16
印张	39.5
字数	630千字
版次	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
执行主编	李英健 李克
责任编辑	刘应诚
书号	ISBN 978-7-80759-260-0
定价	33.80元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


第四十八回

遗巧计一良友归唐
破花容四夫人守志

词曰：

好还每见天公巧，知心自有知心报。看鹤禁沉冤，天涯路杳，离恨知多少。黎阳鞞鼓连天噪，孤忠奇策存隋庙。一线虽延，名花破损，佛面重光好。

右调《雨中花》

自古知音必有知音相遇，知心必有知心相与，钟情必有钟情相报。炀帝一生，每事在妇人身上用情，行动在妇人身上留意，把一个锦绣江山，轻轻弃掷，不想突出感恩知己报国亡身的几个妇人来，殉难捐躯，毁容守节，以报钟情，香名留史。

再说司马德戡，缢死了炀帝，随来报知宇文化及。化及令裴虔通等勒兵杀戮宗室，蜀王秀、齐王暕、燕王倓及各亲王，无少长皆被诛戮；惟秦王浩，素与智及往来甚密，故智及一力救免，方得保全。萧后在宫中，与宫人将漆床板为棺木，把朱贵儿、袁宝儿同瘞于西院流珠堂。正是：

珠襦玉匣今何在？马鬣难存三尺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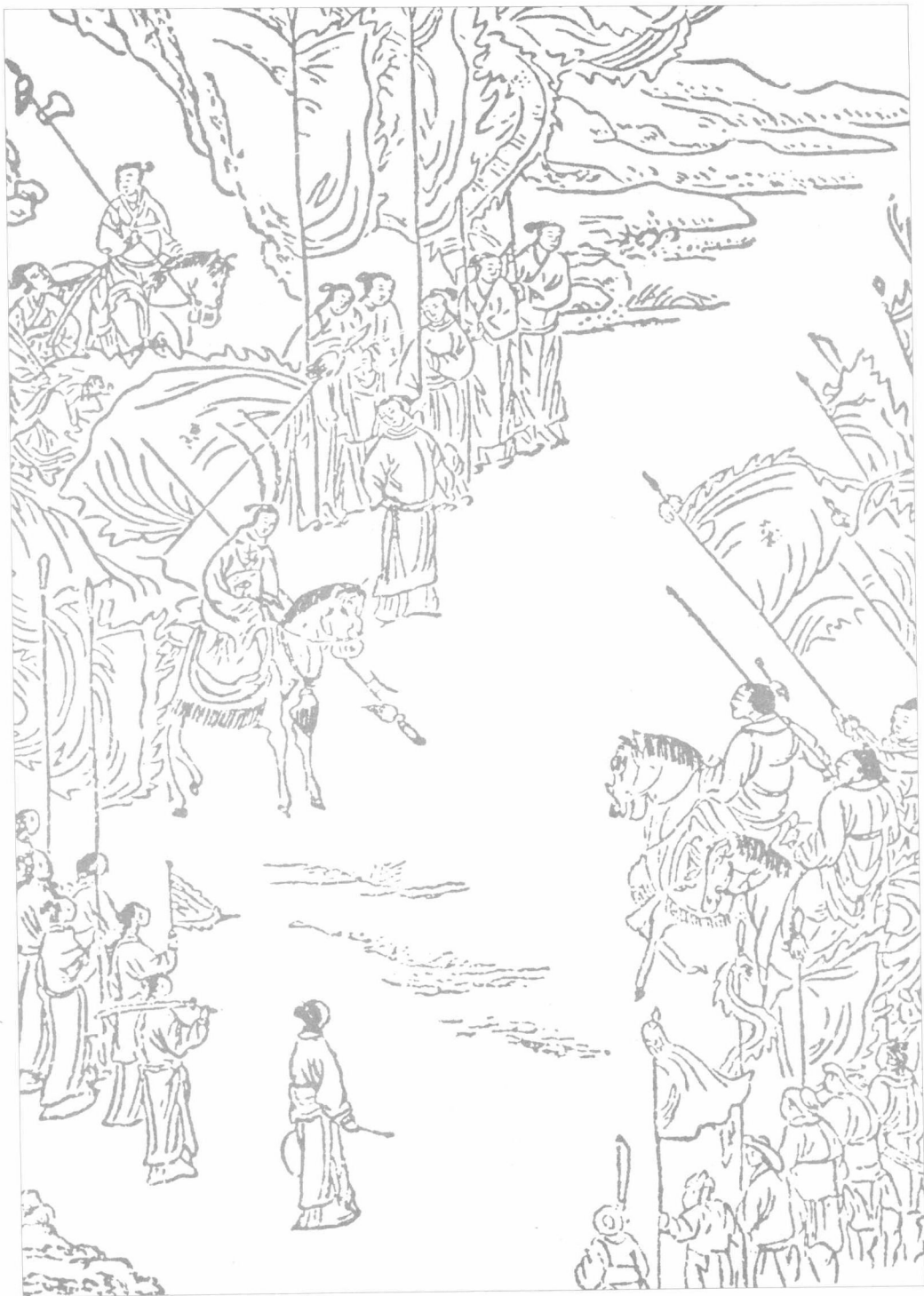
宇文化及既杀了各王，随自带甲兵入宫来，要诛灭后妃，以绝其根。不期刚走到正宫，只见一妇人，同了许多宫女在那里啼哭。宇文化及喝道：“汝是何人，在此哭泣？”那妇人慌忙跪倒，说道：“妾乃帝后萧氏，望将军饶命。”宇文化及见萧后花容，大有姿色，心下十分眷爱，便不忍下手，因说道：“主上无道，虐害百姓，有功不赏，众故杀之，与汝无干，毋得惊怖。我虽擅兵，亦不过除残救民，实无异心；倘不见嫌，愿共保富贵。”随以手挽萧后起来。萧后见宇文化及声口留情，便娇声涕泣道：“主上无道，理宜受戮。妾之生死，全赖将军。”宇文化及道：“汝放心，此事有我为之，料不失富贵也。”萧后道：“将军既然如此，何不立其后以彰大义？”宇文化及道：“臣亦欲如此。”遂传令奉皇后懿旨，立秦王浩为帝，自立为大丞相，总摄百僚，封其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，封异母弟宇文士及为右仆射，长子丞基、次子丞址，俱令执掌兵权；其余心腹之人，俱重重封赏。还有宇文化及平昔仇忌之臣，如内史侍郎虞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蕴、秘书监袁克、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、右翊卫将军宇文协、千牛宇文晶、梁公萧钜，连各家子侄，俱骈斩之。更有给事郎许善心，不到朝堂朝贺，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，既而释之；善心不舞蹈而出，化及怒而杀之。其母范氏，年九十二，临丧不哭，人问其故。范氏说道：“彼能死国难，我有子矣，复何哭为？”因卧不食而卒。宇文化及因将士要西归，便奉皇后新皇还长安，并带剩下贪生图乐的那些夫人、美人，一路上恣意奸淫，搜括船只，取彭城水路西上。行至显

福宫，逆党司马德戡与赵行枢，恶宇文化及秽乱宫闱，不恤将士，要将后军袭杀化及，不期事机不密，反为化及所杀。行到滑台，将皇后新皇，留付王轨看守，自己直走黎阳，攻打仓城，按下不提。

再说王义夫妇，领了赵王与众夫人等，离了芜城二三十里，借一民户人家歇了，只听见城中炮声响亮不绝，往来之人信息传来，都说城内大变。王义叫赵王仍旧女妆，叫妻子姜亭亭与袁紫烟、薛冶儿，俱改了男妆，沙、秦、狄、夏、李五位夫人与使女小环仍旧女妆。袁紫烟道：“我夜观乾象，主上已被难；我们虽脱离樊笼，但不知投往何处去才好？”王义道：“别处都走不得，只有一个所在。”众人忙问：“是何处？”王义道：“太仆杨义臣，当年主上听信谗言，把他收了兵权，退归乡里。他知隋数将终，即变姓埋名，隐于濮州雷夏泽中。此人是个智勇兼全忠君爱主的人，我们到他那里去，他见了幼主，自然有方略出来。”袁紫烟喜道：“他是我的舅舅，我时常对沙夫人说的，必投此处方妥，不意你我同心。”因此一行人，泛舟竟往濮州进发。

却说杨义臣自大业七年被谗，纳还印绶，犹恐祸临及己，遂变姓名，隐于濮州雷夏泽中，日与渔樵往来。其日惊传宇文化及在江都弑帝乱宫，不胜愤恨道：“化及庸暗匹夫，乃敢猖獗如此！可惜其弟士及向与我交契厚，将来天下合兵共讨，吾安忍见其罹此灭族之祸？速使一计，叫他全身避害。”即遣家人杨芳，赏一瓦罐，亲笔封记，径投黎阳来，送与士及。士及接见杨芳，大喜道：“我正朝夕在这里想，太仆公今在何处？不意汝忽到来。”随引进书斋，退去左右，问道：“太仆公现居何处？近来作何事业？”杨芳答道：“敝主自从被谗放斥，变改姓名，在濮州雷夏泽中，渔樵为乐。”士及道：“可有书否？”杨芳道：“书启敝主实未有付，只有亲笔封记一物为信。”士及忙开视之，见其中只有两枣并一糖龟，士及看了，不解其意。便吩咐手下引杨芳到外厢去用饭，自己反复推详。忽画屏后转出一个美人来，乃是士及亲妹，名曰淑姬，年方一十七岁，尚未适人，不特姿容绝世，更兼颖悟过人；见士及沉吟不语，便问士及道：“请问哥哥，这是何人所送，如此踌躇？”士及道：“此我旧友隋太仆杨义臣所送。他深通兵法，善晓天文，因削去兵权，弃官归隐。今日令人送来一罐，封记甚密，内中只有此二物，这个哑谜，实难解详。”淑姬看了一回，便道：“有何难解，不过劝兄早早归唐，庶脱弑逆之祸。”士及大喜道：“我妹真聪明善慧；但我亦不便写书，也得几件物事答他，使他晓得我的主意才好。”淑姬道：“但不知哥哥主意可定，若主意定了，有何难回？”士及道：“化及所为如此，我立见其败；若不早计，噬脐无及。”淑姬道：“既是哥哥主意定了，愚妹到里边去取几件东西出来，付来人带去便了。”淑姬进去了一回，只见他手里捧着一个漆盒子出来。士及揭开一看，却是一只小儿玩的纸鹅儿，颈上系着一个小小鱼罾，罾上边竖着一个算命先生的招牌，扎得端端正正，放在里头。士及看了奇怪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淑姬附士及耳上，说了几句。士及道妙，将漆盒封固，即付与杨芳收回去了。

次日，士及进见化及，说：“秦王世民领兵会合征伐，臣意欲带领一二家僮，假妆避兵，前去探听虚实，数日便回。”化及应允。士及便叫妻孥与淑姬，扮作男妆，收拾细软，出离了黎阳，直奔长安。时隋恭帝已禅位于唐，唐帝即位，改元武德。士及将妹进与唐帝为昭仪，唐帝封士及为上仪同管三司军事。却说杨义臣家人，费了士及的漆盒儿，回到濮州家中，见了家主，奉上盒儿。义臣去封，揭开一看，喜道：“我友得其所矣！”杨芳问道：“老爷，这是他什么意思？”义臣道：“他没有什么意思，他说吾谨遵命矣！”因问道：“彼在黎阳，作何举动？先帝枝叶，可有一二个得



免其祸？在朝诸臣，可有几个尽节的？”杨芳道：“萧后已经失节，夫人嫔妃，逃走了好些；只有朱贵儿、袁宝儿骂贼而死；翠华院花夫人、影纹院谢夫人、仁智院姜夫人，俱自缢而死。化及见景明院梁夫人姿容艳冶，意欲留幸，夫人大声骂詈，化及犹以好言相慰，夫人骂不绝口，遂被杀死。袁家小姐不知去向，访问不出。帝室宗支，戮灭殆尽。只有秦王浩与智及亲密，勉强尊他为帝，不意前日又被化及鸩酒药死。说还有个幼子赵王杲逃出，使人四下里缉访。”

杨义臣听见，拍案垂泪道：“狂贼乃敢惨毒如此，在廷诸臣或者多贪位怕死的，在外藩镇大臣难道没个忠臣义士，讨此逆贼的？”痛哭了一声，是夜心上忧闷，点上一枝画烛，坐在书房里一头看书，一头浩叹。至二更时分，觉得神思困倦；上床去却又睡不着，但见庭中月光如昼，恍惚中不觉此身已出户外。足未站定，只见一人纱帽红袍，仓皇而来。杨义臣把他仔细一看，乃是给事郎许善心。义臣忙问道：“许公何来？”那人道：“将军恰好在外，速上前来接驾。”此时杨义臣只道炀帝未死，忙趋上前去。只见炀帝软翅幅巾，身上穿一件暗龙袞袍，项上一块白绢裹住；两个宫人面上许多血痕，扶着炀帝。义臣慌忙俯伏下拜。只见炀帝把双手掩在脸上，听见一个宫人口里说道：“老将军，陛下嘱咐你，小主母子到来，烦将军善为保护。只此一言，将军平身。”杨义臣正要问小主在于何处，抬起头来，寂无所见。一觉醒来，但见月色西沉，鸡声报晓，时东方将已发白。杨义臣心上以为奇事，起身下床，携着拄杖，叫小童开了大门出来，在场上东张西望，毫无影响。只听见水中咿哑之声，一船摇进港来。义臣同小童躲在树底下，见来船到了门首，舟子将船系住，船里钻出一人，跳上岸来站定，四下里探望。此时天色尚早，人家尚未起身，杨义臣忍不住上前问道：“朋友，你是那里来的？寻那一家？”那人忙上前举手道：“在下是江都避难来的。”一头说，只顾将义臣上下相认。杨义臣亦把那人定睛一看，便道：“足下莫非姓王？”那人把双眼重新一擦，执着杨义臣的手，低低说道：“老先生可是姓杨？”杨义臣见说，忙执了那人的手，到门首去问道：“足下可是巡河王大夫？”那人道：“卑末就是远臣王义。”杨义臣听见，忙要邀进堂中去。王义附杨义臣的耳说道：“且慢，有小主并夫人在舟中。”杨义臣听见，忙说道：“天将曙矣，快请小主上岸来。”杨义臣叫小童开了正门，自己进去穿了巾服出来，站在门首一边，看一行人走来。王义在旁指示说道，那个是某人，那个是某人。

正说时，只见袁紫烟男人打扮，跨进门来，见了杨义臣，忙叫道：“母舅，外甥女来了！”说了，双眼垂泪，要拜将下来。杨义臣把双手扶住一认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袁家甥女，我前日叫人来访问，打听不出，如今也来了。好，且慢行礼，同到里头去，替赵王并夫人换了妆出来。”原来杨义臣原配罗夫人，亡过已久，只有一个如夫人王氏，生一子年才五岁，名唤馨儿。时王氏出来接了进去。杨义臣与王义站在草堂中，王义将出苑入城，备细说明。伺候赵王出来。赵王年虽九岁，识解过人。沙夫人携着他的手，众夫人随在后边，走将出来。

杨义臣见赵王换了男妆，看他方面大耳，眉目秀爽，俨然是个金枝玉叶的太子，不胜起敬。叫童子铺下毡条，将一椅放在上边，要行君臣之礼。赵王扯着沙夫人的手说道：“母亲，这是什么时候，老先生欲行此礼？若以此礼相待，殊失我母子来意。”站定了不肯上去。袁贵人说：“母舅，赵王年幼，不须如此，请母舅常礼见了罢。”杨义臣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不敢相强。请归毡了，老臣好行礼。”赵王道：“还须见过母亲，然后是孤。”沙夫人道：“若论体统，自然先该是你。”赵王道：“母亲，此际在草莽中，论甚体统；况孤若非先帝托嗣母亲，赖母亲护持，不然亦与蜀王秀、齐王暕等共

作泉下幽魂矣！”杨义臣见小主议论凿凿，深晰大义，不胜骇异。袁紫烟与薛冶儿，忙扯沙夫人上前，将赵王即立在沙夫人肩下，杨义臣拜将下去。沙夫人垂泪答道：“隋氏一线，惟望老先生保全，使在天之灵，亦知所感。”杨义臣答道：“老臣敢不竭忠。”拜了四拜起来，即向四位夫人与薛冶儿见了。姜亭亭不敢僭，袁紫烟再三推让。杨义臣向王义道：“袁贵人是舍甥女，在这里岂有僭尊夫人之理？小主若无大夫与尊阍，焉能使我们君臣会合；况将来还有许多事，要大夫竭忠尽力的去做，老夫专诚有一拜。”袁紫烟如飞扯姜亭亭到王义肩下去，一同拜了，然后袁紫烟走到下首，去拜了杨义臣四拜。杨义臣叫手下摆四席酒。杨义臣道：“本该请众夫人进内款待，然山野荒僻，蔬食村醪，殊不成体；况有片言相告，只算草庐中胡乱坐坐，好大家商酌。”于是沙夫人与赵王一席，秦、狄、夏、李四位夫人，薛冶儿、姜亭亭、袁紫烟坐了二席，王义与杨义臣一席。酒过三巡，王义对杨义臣道：“老将军这样高年，幸喜起身得早，即便撞见，免使我们向人访问。”杨义臣答道：“这不是老夫要起早，因先帝自来报信，故此茫茫的走出门来物色。”赵王道：“先皇如何报信？”杨义臣将夜来梦境，备细说将出来，众夫人等俱掩面涕泣。杨义臣对赵王说道：“老臣自被斥退，居处野久，不敢与户外一事；不意先帝冥冥中，犹以殿下见托。承殿下与众夫人等赐顾草庐，信臣付托，不使臣负先帝与殿下也。但此地草舍茅庐，墙卑室浅，甚非潜龙之地，一有疏虞，将何解救。此地只好逗留三四日，多则恐有变矣！”沙夫人便道：“只是如今投到何处去好？”杨义臣道：“所在尽有。李密与他父亲也是隋臣，今拥兵二三十万，屯扎金墉城；东都越王侗令左仆射王世充，将兵数万，拒守洛仓；西京李渊，已立皇孙代王侑为帝，大兴征伐；这多不过是暂时假借其名，成则去名而自立，败则同为灭亡，总难始终。老臣再四踌躇，只有两个所在可以去得：一个是幽州总管，姓罗名艺，年纪虽有，老成练达，忠勇素著，先帝托他坐镇幽州，手下强兵勇将甚多，四方盗贼不敢小觑近他。若殿下与夫人们去，是必款待，或可自成一家。无奈窦建德这贼子，势甚猖獗，梗住去路，然虽去亦属吉凶相半；若要安稳立身，惟义成公主之处。他虽是远方异国，那启民可汗，还算诚朴忠厚，比不得我中国之人，心藏奸险。况臣又晓得他宗室衰微，惟彼一支强霸无嗣，前日曾同公主朝觐远来，先帝曾与亲厚一番；况王大夫又与他邻邦，到彼自能调护，殿下若肯去，公主必然优礼相待，永安无虞。只此一方，可以保全，余则老臣所不敢与闻矣。”赵王与众夫人点头称善。沙夫人道：“老将军金石之论，足见忠贞；但水远山遥，不知怎样个去法？”杨义臣道：“若殿下主意定了，臣觑便自有计较；但只好殿下与沙夫人并王大夫与尊阍，闻得薛贵嫔弓马熟娴，亦可去得；至四位夫人及舍甥女，恐有未便。”四位夫人听见，俱泪下道：“妾等姊妹五人，誓愿同生同死，还求老将军大力周全。”杨义臣道：“不妨，请问四位夫人，果然肯念先帝之恩，甘心守节，还是待时审势，以毕余生？”秦夫人道：“老将军说甚话来？莫认我姊妹四人是个庸愚妇人，试问老将军肯屈身从贼否？若老将军吝计不容，滔滔巨浪，妾等姊妹当问诸水滨，而投三闾大夫矣，有何难处？”杨义臣道：“不是老臣吝计，此刻何难一诺；但恐日远月长，难过日子。”狄夫人道：“老将军莫谓忠臣义士，尽属男子，认定巾幗中多是随波逐浪之人。不必远求，即今闻朱贵儿、袁宝儿与梁夫人等明义骂贼，相继尽难，隋廷君臣良足称羞；况我们繁华好景，蒙先帝深恩，已曾尝过。老将军还虑我们有他念，若不明心迹，何以见志？”忙向裙带上取出佩刀来，向花容上左右乱划，秦、李、夏三位夫人见狄夫人如此，亦各在腰间取出佩刀来动手。慌得沙夫人、姜亭亭、薛冶儿、袁紫烟，忙上前一个个拿住时，花容上早已两道刀痕，血流满脸。杨

义臣忙出位向上拜下去道：“这是老臣失言失敬，不枉先帝钟情一世矣，请四位夫人还宜自爱。”赵王亦如飞出位，扯了杨义臣起来坐了。杨义臣向四位夫人说道：“此间去一二里，有个断崖村，村上不过数十家，尽皆朴实小民，有个女贞庵，一个老尼，即高开道之母，是沧州人，少年时夫亡守节。那老尼见识不凡，慧眼知人，晓得其子作贼，必败无成，故迁到南来，觅此庵以终余年。是个车马罕见人迹不到之处。若四位夫人在内焚修，可保半生安享。至于日用盘费，老臣在二日，周全一日，无烦四位夫人费心。”四位夫人齐声道：“有此善地，苟延残喘足矣；但不知何日可去？”王义道：“须拣一个吉日，差人先去通知了，然后好动身。”夏夫人道：“人事如此，拣甚吉日，求老将军作速去通知为妙。”

杨义臣叫童子取日历过来看，恰好明日就是好日。大家用完了饭，众夫人与赵王进内去了。叫家童取出两匹骡儿来，吩咐家中，把门关好，唤小童跟着，自同王义骑上骡儿，到断崖村女贞庵，与老尼说知了来意。老尼素知杨义臣是忠臣义士，又是庵中斋主，满口应承，即便同来。王义对妻子说了庵中房屋洁净，景致清幽，四位夫人，亦各欢喜。袁紫烟对杨义臣说道：“母舅，甥女亦与他们出了家罢，住在此无益于世。”义臣道：“你且住着，我尚有商量。”紫烟默然而退。过了一宵，明日五鼓，杨义臣请秦、狄、夏、李四位夫人下船，沙夫人与赵王、薛冶儿、姜亭亭说道：“这一分散，而不知何日再会；或者天可怜见，还到中原来。后日好认得所在，便于寻访，必要送去。”杨义臣见说到情理上，不好坚阻，只得让他们送去，自己与袁紫烟、王义夫妇，亦各下船，送到庵中，老尼接了进去。他手下还有两个小徒，一个叫贞定，一个叫贞静，年俱十四五之间。老尼向众夫人等叙礼过，各各问了姓氏，叫小尼陪到各处礼佛随喜。杨义臣将银二十两，送与老尼。老尼对杨义臣道：“令甥女非是静修之时，后边还有奇逢。”杨义臣道：“正是，我也不叫他住在此，今日奉陪夫人们来走走。”老尼留众人用了素斋。到晚，沙夫人、薛冶儿、姜亭亭与四位夫人痛哭而别，赵王与沙夫人等归到杨义臣家中。义臣差杨芳打听，有登莱海船到来，即送赵王与沙夫人、薛冶儿、王义夫妇上船，到义成公主那边去了。正是：

人世遭逢多苦事，不过生离死别时。



第四十九回

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

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

词曰：

何自苦奔求，曲尽忠谋？一轮明月泛扁舟。报道知心相遇好，约法难留。马上起戈矛，两意情酬，冤家路窄变成愁。记取山盟与海誓，心上眉头。

右调《浪淘沙》

凡人的遇合，自有定数，往往有仇讎后成知己爱敬，齐桓公之于管仲是也，亦有敌国反成姻戚，晋文公之于秦穆公是也。总是天生一种非常之人，必有一时意外会合，使人不可以成败盛衰，逆料得出；况乎赤绳相系，月下老定不虚牵，即使几千万里，亦必圆融撮合。

如今且不说王义领着赵王，到义成公主那边去。且说窦建德，在河北始称长乐王，因差祭酒凌敬，说河间郡丞王琮举城来降，建德封琮为河间郡刺史。河北郡县闻知，咸来归附。是年冬，有一大鸟止于乐寿，数万小禽随之，经日方去，时人以为凤来祥瑞。又有宗城人张亨采樵得一玄圭，潜入乐寿，献于建德。因此建德即位于乐寿，改元为五凤元年，国号大夏，立曹氏为皇后。先是窦建德发妻秦氏，只生一女，即是线娘。秦氏亡过已久。起兵时曹旦领众来归，建德知其有姊，年过摽梅，尚未适人，娶为继室。建德见曹氏端庄沉静，言笑不苟，甚相敬爱，军旅之事，无不与之谋画，可称闺中良佐。又封其女线娘为勇安公主，他惯使一口方天戟，神出鬼没，又练就一手金丸弹，百发百中。时年已十九，长得苗条一个身材，姿容秀美，胆略过人。建德常欲与他择婿，他自然必要如己之才貌武艺者，方许允从。建德每出师，叫他领一军为后队，又训练女兵三百余名，环侍左右。他比父亲，更加纪律精明，号令严肃，又能抚恤士卒，所以将士尽敬服他。建德随封杨政道为勋国公，齐善行为仆射，宋正本为纳言，凌敬为祭酒，刘黑闥、高雅贤为总管，孙安祖为领军将军，曹旦为护军将军；其余悉加官爵。时建德统兵万余，方攻李密；闻知宇文文化及弒主称尊，僭号为帝，愤怒欲讨之。祭酒凌敬道：“叛臣化及，罪果当讨，但他拥兵几十万，恐难轻觑，须得一员足智多谋的大将方可克敌，臣荐一人以辅主公。”建德问：“是谁？”凌敬道：“那人胸藏韬略，腹隐机谋，在隋为太仆，后被佞臣谮黜，退隐田野，实有将相之才；乃淮东人，姓杨名义臣。”建德听说大喜道：“汝若不言，几乎忘了此人。孤昔与之相持数阵，已知其为栋梁。看他用兵，天下少有及者。汝速与孤以礼聘之。”凌敬欣然领命，辞别建德而去。

不一日到了濮州，先投客店安歇，向邻近访问义臣。土人答道：“此去离城数

里，雷夏泽中，有一老翁，自言姓张，人只呼为张公，今在泽畔钓鱼为乐。有人说他本来姓杨。”凌敬即烦土人，呼舟引路，来到雷夏泽中。果然山不在高而清，水不在深而秀，松柏交翠，猿鹤相随，岸上有数椽瓦屋，树影垂阴，堤畔一大船舫，碧流映带。那土人站起来指道：“前面瓦房就是张公住的。船舫边小船上坐的老儿，想就是他。”凌敬也站起身来遥望，见一人苍头鹤发，器宇轩昂，倚着船舷，衔杯自饮；船头上坐着三四个村童，在那里齐唱村歌。凌敬叫舟子远远的系了船儿，自己上了岸来，隐在树丛中。只听见那几个村童唱完了，便道：“张太公，你昨日独自个唱的曲儿，甚好听，今日何不也唱一支消遣消遣？”那老者闭着醉眼道：“你们要听我的歌，须不要则声，坐着听我唱来。”却是一支《醉三醒》的曲儿，唱道：

“叹釜底鱼龙真混，笑圈中豕鹿空奔。区区泛月烟波趁，谩持竿，下钓纶。 试问溪风山雨何时定，只落得醉读《离骚》吊楚魂。”

凌敬听了叹道：“此真慨世隐者之歌，义臣无疑矣！”忙下船，叫舟子摇近来，吓得那三四个村童，跑上岸去了。凌敬跨上船来，举手向杨义臣道：“故人别来无恙？”义臣举眼，见一布袍葛巾的儒者来前，问道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凌敬道：“凌敬自别太仆许久，不想太仆须鬓已苍；忆昔相从，多蒙教诲，至今感德。此刻相逢，何异拨云睹日。”义臣见说，便道：“原来是子肃兄，许久不见，今日缘何得暇一会，快请到舍下去。”遂携凌敬的手登岸，叫小童撑船到船舫里去，自同凌敬到草堂中来，叙礼坐定。杨义臣问道：“不知吾兄今归何处？”凌敬道：“自别之后，身无所托，因见窦建德有容人之量，以此归附于夏，官封祭酒之职。因想兄台，故来相访。”义臣便设席相待，酒过数巡，凌敬叫从人取金帛，列于义臣面前。义臣惊道：“此物何来？”凌敬道：“此是夏主久慕公才，特令敬将此礼物献公。”义臣道：“窦建德曾与我为仇讎，今彼以货取我，必有缘故。”凌敬道：“目今主上被弑，群英并起，各杀郡守以应诸侯，欲为百姓除害，以安天下。凡怀一才一艺者，尚欲效力，太仆抱经济之略，负孙吴之才，乃栖身蓬蒿，空老林泉，与草木为休戚，诚为可惜。今夏主仗义行仁，改称帝号，四方响应，久知太仆具栋梁之才，特来迎聘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致君于尧舜之盛，万勿见却，有虚夏主悬望。”义臣道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我为隋臣，不能匡救君恶，致被逆贼所弑，不能报仇，而事别主，何面目立于世乎？”凌敬道：“太仆之言谬矣！今天下英雄，各自立国，隋之国祚已灭绝矣，何不熟思之；若欲报二帝之仇，不若归附夏主，借其兵势，往诛叛逆，岂不称太仆之心，完太仆之愿乎？”杨义臣被凌敬几句话打动了心事，便道：“细思兄言，似亦有理。闻得建德能屈节下士，又无篡逆之名；但要允吾三事，即往从之，不然决不敢领命。”凌敬问：“何三事？”义臣道：“一不称臣于夏；二不愿显我姓名；三则擒获化及，报了二帝之仇，即当放我归还田里。”凌敬道：“只这三事，夏主有何不从。”义臣见说，即叫人收了礼物，凌敬即便告别。义臣嘱道：“此去曹濮山，有强寇范愿，极其骁勇，领盗数千，远靠泰山，以为巢穴，逢州抢夺客货。现今山寨绝粮，四下剽掠，兄若收得范愿，回国助振军旅，足能灭许。”杨义臣向凌敬附耳数语，凌敬点首，辞别下船。

时窦建德朝夕训练军马，欲征讨化及；忽报唐秦王差纳言刘文静，赍书约会兵征讨化及。建德看罢书，书中只不过约兵同至黎阳，合剿化及，便对文静道：“此贼吾已有心讨之久矣，正欲动兵。烦纳言回报秦王，不必远劳龙体，只消遣一副将，领兵前来，与孤同诛逆贼，以谢天下。”文静道：“臣奉使时，秦王兵已离长



安矣。”文静即便辞归。建德进宫，勇安公主问道：“唐使来何事？”建德道：“秦王有书约来，同会兵征剿化及。吾与众臣计议，约他即日起兵。”勇安公主道：“依女儿愚见，父皇未可即行。今北方总管罗艺，新附于唐，截我后路。魏弋儿又拥兵数万据守深泽县中，自称魏帝，劫掠冀定等处，数年来与他相待虽好，尚难靠近，莫若乘其不备，袭而击之，除却后患。候凌敬回来，然后举事，此为万全之策。”曹后亦深赞线娘之言为是。建德道：“吾自有计较，你们不必多言。”即日建德调精兵十余万，命刘黑闥为征南大将军，高雅贤为先锋，曹旦与建德为中军，勇安公主为合后，孙安祖等与曹后留守乐寿。又选歌舞女乐十二人，差人送献魏弋儿，令其北拒罗艺，东防夷狄；许他诛灭化及后，将隋宫嫔妃宝物相饷。弋儿大喜，受之，信建德有寄托之心，昼夜溺于酒色，坦然无疑。何知建德统领精兵，掩旗息鼓，夜行昼伏，直奔深泽，把兵围守城池。弋儿尚在醉梦中，被河间使王琮旧部将关寿，怪弋儿傲慢无礼，不肯重用，便杀弋儿，献城投降。建德以为居其土而献其地，是不义之人，意欲斩寿，王琮再三谏止，使关寿仍旧居王琮部下。弋儿将士各授官职，所掳子女，悉令放还，金帛尽赐将士。远近闻知夏主有不杀之心，人民悦服，易、定等州，尽来归附。建德兼并三军，声势大振，遂杀向冀州而来。冀州刺史曲棱，果敢有志，始亦百计设法防守，后因力竭城破而降夏，建德封棱为内史，移兵进攻罗艺。

却说罗艺，原是一员宿将，年过花甲，精神倍加，与老夫人秦氏齐眉共手。他手下有精兵一二万，被隋主旨意下来，东调西拨，提散了万余，只存六七千人马；亏得其子罗成，年少英雄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其父传授的一条罗家枪，使得出神入化。父母要替他定姻，罗成以为终身大事，虽系父母主之，还须我自拣择，因此蹉跎下来。时罗成听见哨马来报，建德统大兵到来，便对父亲道：“竇建德不知利害，统重兵来侵我境，儿意欲乘其未立营寨时，待儿领二千人马迎上去，先杀他一阵，挫了他些锐气，或者知我们利害，退军回去，也未可知。”罗老将军道：“汝年少恃着血气之勇，要想轻举妄动，甚非他日为将之道。我自有计退他。”齐集众将，差标下左营总帅张公谨，领精兵一千，埋伏城外高山之左，听城中子母炮起杀出，敌住建德前军；差右营总帅史大奈，领精兵一千，埋伏城外高山之右，听城中子母炮起杀出，敌住建德中军；差儿子罗成，叫他领精兵一千，离城三十里，独龙岗下埋伏，看建德败下去，冲杀其后队，截其辎重；自己同薛万彻、薛万均二将，在城中守护。二将同罗成各自受计，领兵出城去了。

却说竇建德统大兵，直抵州城。先锋刘黑闥安了营寨，见城中坚闭城门，不肯出战，只得在城外辱骂。后建德大兵继至，见求战不得，便设云梯，上城攻打。不期城上火炮火箭齐发，云梯被烧，只得退下。建德又安排数百辆冲车，鼓噪而进，城内令铁锁铁锤贯串，绕城飞打，冲车皆折。百般计较，城不能破。相持了数日，士卒懈惰。一夜三更时分，罗艺密传将令，吩咐薛万彻、薛万均兄弟二人，传令三军，饮食战饭毕，人各衔枚，杀出城来。到夏寨，夏兵正在熟睡时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金鼓大振，如山崩海沸一般。此时竇建德在睡梦中惊觉，忙披甲上马，亲随邓文信慌忙随后，逢薛万彻杀入中军，把文信一刀斩于门旗下。竇建德如飞敌住薛万彻，高雅贤敌住薛万均，刘黑闥敌住罗艺。六人正在酣战之时，只听见子母炮三声，山左山右，伏兵齐起。建德知是中计，如飞弃营，退回二三十里。众军士喘息未定，忽听得山岗下一声锣响，一员少年勇将，冲将出来。先锋高雅贤欺他年少，把刀直砍进去，被罗成把枪一逼，早在高雅贤左腿上中了一枪。高雅贤负痛，几乎倒下。

马来，亏得刘黑闼接住，战了十来合，当不起罗成这条枪，如游龙取水，直搠进来。建德看见，恐防有失，前来助战。罗成愈觉精神倍加，向刘黑闼脸上虚照一枪，大喝一声，斜刺里把枪忙点到窦建德当胸来。建德一惊，即便败将下去。直杀到天明，只见末后一队女兵，排住阵脚，中间一员女将，头上盘龙裹额，顶上翠凤衔珠，身穿锦绣白绫战袍，手持方天画戟，坐下青骢马。罗成看见，忙收住枪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线娘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问我？”罗成道：“你不见我旗上边的字么？”线娘望去，只见宝纛上，中间绣着一个大“罗”字，旁边绣着两行小字：“世代名家将，神枪天下闻。”线娘道：“莫非罗总管之子么？”罗成看他绣旗上，中间绣着一个“夏”字，旁边两行小字：“结阵兰闺停绣，催妆莲帐谈兵。”罗成心下转道：“我闻得窦建德之女，甚是勇猛了得，莫非是他？可惜一个不事脂粉的好女子，不舍得去杀他。待我羞辱他两句，使他退去也罢了。”因对线娘道：“我想你的父亲，也是一个草泽英雄，难道手下再无敢战之将，却叫女儿出来献丑。”线娘便道：“我也在这里想，你家父亲也是一员宿将，难道城中再无敢死之士，却赶小犬出来咬人。”惹得众女兵狂笑起来。罗成大怒，一条枪直杀上前。线娘手中方天戟，招架相还，两个对上二十合，不分胜负。罗成见线娘这枝方天戟，使得神出鬼没，点水不漏，心中想道：“可惜个好有本领的女子，落在草莽中。我且卖个破绽，射他一箭，吓他一吓，看他如何抵对。”罗成把枪虚幌一幌，败将下去，线娘如飞赶来，只听得弓弦一响，线娘眼快，忙将左手一举，一箭早绰在手里，却是一枝没镞箭羽，旁有“小将罗成”四字。

线娘把箭放在箭壶里，蹙着眉头叹道：“罗郎，你好用心也！”亦把方天戟阁住鞍鞦，在锦囊内取出一丸金弹来，见罗成笑嘻嘻兜转马头跑来，线娘扯满了弓弦弹去。罗成只道是回射一箭，不提防一弹飞去，早着在擎枪的右手上，几乎一枝枪落在地上。罗成叫手下拾起来一看，却是一个圆眼大的金丸，上面凿成“线娘”两字。罗成道：“这冤家竟有些本领，我若得他同为夫妇，一生之愿足矣！”喜孜孜的，在马上相着线娘，越看越觉可爱。线娘亦在马上，看罗成人才出众，风流旖旎，心上亦欣喜道：“惭愧，今日逢着此儿，我窦线娘若嫁得这样一个郎君，亦不虚此生矣！”两下里四只眼睛，在马上不言不语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足有一两个时辰。夏军中那些女兵，觉道两个出神的光景，不好意思，笑道：“这位小将军，岂不作怪，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为什么把我们黄花公主，端详细认，想是看真切了，回去要画一个图样儿供养着么？”罗成笑道：“我看你家公主的芳年，可是十九岁了？”线娘低着头儿不答。一个快嘴的女兵答道：“一屁就弹着。”引得线娘也笑将起来，低低的问道：“郎君青春几何？”罗成答道：“叨长二春。”线娘又问道：“椿萱并茂否？”罗成答道：“家慈五十九，家严六十一，请问公主良缘何氏，曾于归否？”线娘羞涩涩的，低着头下去不开口。又是那个女兵说道：“我家公主，实未有人家，有愿在先，”正要说出来，线娘把双眉一竖，那女兵就不敢开口。罗家小卒道：“既是你家公主，与我家小将军一般未有定婚，何不说来，合成一家，省得大家准日厮杀？”罗成把马纵前几步道：“公主若不弃嫌，当遣冰人向尊处聘求何如？”线娘道：“婚姻大事，非儿女军旅之间，可以妄谈。郎君若肯俯从，妾当守身以待，但恐郎君此心不坚耳！”罗成道：“皇天在上，若我罗成不与窦氏，”忙问，“请问公主尊字？”线娘道：“金丸上你没有见么？”罗成又重新说道：“我罗成此生不与窦氏线娘为夫妇者，死无葬身之地。”誓毕，线娘见罗成说誓真切，不觉泫然泪下道：“郎君既以真心向妾，妾亦生死以真心候

君；但若尊翁处情人来求婚，父皇断断不从。”罗成道：“若如此，我向何处求人来说？”

线娘想一想道：“郎君认得隋太仆杨义臣乎？”罗成道：“杨义臣是吾父之好友。”线娘道：“此人是父皇所敬畏者，待我们去灭许后归来，郎君去求他执柯，断无不妥。”正说完，只见后面尘扬沙起。女兵说道：“我家有人来了。”线娘拭泪道：“言尽于此，郎君请转罢。”大家兜转马头，未远一箭之地，线娘又撒转头来一望，只见罗成又纵马前来。线娘只得又兜转马头问道：“郎君既去，为何又来？”罗成道：“虽承公主真心见许，还须付我一件信物，以便日后相逢记验。”线娘道：“不必他求，君家一矢，妾当谨藏；妾之金丸，君当藏好，便可验矣。”罗成只顾把马近前，犹依依不舍。线娘道：“罗郎你去罢，妾不能顾你了。”以手掩面，别转马头而去，随戒女兵，不许泄漏风声。行不多几步，原来窦建德因线娘不回，放心不下，又差曹旦领兵来接应，大家合兵一处回去了。罗成也望见前面有兵马到来，只得长叹一声，奔回冀州。正是：

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时此际难为情。



第五十回

借寇兵义臣灭叛臣
设宫宴曹后辱萧后

词曰：

时危豺虎势纵横，福兮祸所因。惟有功成志遂，甘心退守渔纶。 前宵欢爱，
今日魂飞，泪滴金樽。堪叹煮豆燃萁，同侪嘲笑伤心。

右调《朝中措》

祸福盛衰，如同一梦。往往有人梦平常落寞之境，还认得自己本来面目是在梦中；及梦到得意荣显之境，不但本来面目尽忘，连自己的性灵智巧，多换做贪残狠毒的心肠。直到蹇驴一鸣，荒鸡三号，方才醒觉。多少英雄好汉，无有不坐此病。

如今再说夏主竇建德，见线娘回来，只道他杀败了罗成，心中甚喜，检点兵马，不觉伤了大半，只得暂回乐寿，整顿兵甲，再议征伐。曹后接见了夏主与线娘，问起行兵之事，勇安公主备细述了一遍。建德道：“胜败何足定论；然前日之败，原因孤欺敌之故，以至丧师。但可惜邓文信忠义之臣，死于非命，若早依了曹旦、文信之言，决无此失。”曹后问道：“他两个怎样说法？”线娘答道：“前日兵围罗艺州城之时，母舅密告父皇道：‘大军久驻城下，恐敌军窥见我军懈怠，黑夜开城劫寨，一时无备，定遭毒手，宜多防之。’邓文信也谏道：‘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。今士卒久已懈惰，况兼罗艺善能用兵，虽被我们围困在城，城中将士，皆精锐劲敌，勿以旦言为非。’父皇总谏不听。”曹后道：“陛下尝能以弱制强，稍得一胜，便起骄矜之意，以至三军损折，不以为戒，妾等无所托矣！”夏主道：“御妻之言甚善，今后孤当谨之。”曹后道：“据妾之见，陛下当下诏罪己，去尊号，减御膳，素袍白马，与死者发表，周给其家属，赏功罚罪，以安众心，蓄养锐气，再进兵伐许。如此激励将士，无不胜矣。”夏主从之。次日赏功罚罪，殁于王事者设着亲祭，死者家属赏赐存问。远近闻之，无不叹服。忽报凌敬还朝，夏主喜道：“子肃回来，吾事济矣。”遂御殿召敬入问之：“卿远路风尘，不知招贤之事如何？”凌敬道：“臣奉主公严命，访见杨义臣，述主公之意。他始则再三拒却不从，被臣说先帝惨弑，将军宜志在报仇，他即慨然应允；但要主公从他三事。”夏主问：“何三事？”凌敬一一说出。夏主道：“若从孤征伐，即孤之臣也，果能尽心助孤讨贼，何所不容？”凌敬道：“臣别义臣时，更有密嘱，叫主公去赚此人相助，不愁化及不灭。”向建德耳上低言数语。夏主叹道：“虽战国孙吴，亦不过此。”

次日早朝，群臣拜舞已毕，夏主唤刘黑闼道：“昨日唐国秦王书来，借粮二千石，供给军储，伐许之后，加利清偿。孤今与唐合兵讨贼，乃兄弟之国，不可不借。汝同凌敬整点大车二百辆，装贮粮米，率领士卒，护送前去，中途交纳，勿使有失。”

二人领命起行。凌敬吩咐军士：“路上盗贼生发，汝等俱扮作民夫，务须遮护粮草，军装器械随身，小心谨密，违者治罪。”一行人趑护粮车起行，不数日已至曹濮州地界。

且说太行山有贼首范愿，自号飞虎大王，手下有三千喽啰，皆勇敢之夫，在曹濮界上，依山为寨，劫掠客商。两日正虑粮草不敷，忽见喽啰报说，北路上有夏王装载二百辆粮车，助唐军饷，无人护送，取之甚易。范愿以手加额道：“来得却好，我正乏粮。”忙领二千贼众，一齐下山，抢劫粮车。时黄昏在侧，前哨来报道：“粮车插成营垒，民夫尽皆衣服毡衫，并不打更喝号，安眠稳睡。”范愿听说大喜，直奔车营，只见四下寂静，并无一人言语。一声炮响，众车夫扒起，都吓散了。众贼揭去盖车芦席，却是空车，并无粒米在内。范愿知是中计，拨马就走，只听见四下里炮声振天，夏兵四五千密密层层齐裹围来，把范愿人马，困在垓心。倏忽间明火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夏阵里闪出一将，明盔亮甲，手持巨斧，喊声如雷，叫道：“范愿草贼，快快下马投降！”范愿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刘黑闼道：“吾乃夏国大将刘黑闼便是。”范愿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原来是你。吾想你当初也曾在绿林中做过这个道路儿的，如今何苦替夏家出这样寡力？料想做盗寇的，没有倒帖出买路钱来的理。还不快快放我们出去！倘然你日后被人杀败了，仍归旧业，也好见面酬情。”刘黑闼听了大怒道：“强贼敢来触污我？”举起巨斧直砍进来，范愿接住，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忽见夏阵中一骑飞来，口中喊道：“二位将军，且请歇马，吾与汝二人讲和何如？”范愿道：“你又是何人？”凌敬道：“吾乃夏国祭酒凌敬便是。”范愿道：“祭酒如何讲和？”凌敬道：“足下今日如虎陷阱，虽有双翅，亦难飞去；何不弃邪归正，从降夏主，同讨化及，与炀帝报仇，官封极品，受享爵禄，岂不强如在这里为寇？”范愿道：“祭酒之言虽是，但恐夏主未肯相容。”凌敬道：“夏主招贤纳士，忘怨封仇，有何不容？”范愿听了大喜，即弃戈下马投降。贼众二千，亦皆解甲罗拜。范愿欲请二人到山寨里去叙礼，然后领众起行。凌敬道：“刘将军与足下且在寨中歇马，我去雷夏泽中，邀请杨太仆来，一同起行。”说了，即别二人，带领从者去了。

却说杨义臣自别凌敬之后，每夜仰观天象，忽见西北上太乙缠于阏宿之间，其星晦暗欲灭，心中大喜，对杨芳道：“化及死期至矣！汝速收拾军器，候凌大夫到来，即去杀贼，与主报仇。”杨芳应诺。次早，忽报凌敬到，义臣接入。凌敬道：“奉夏主之命，特来邀请。太仆所言三事，俱已应允，范愿亦已遵计收降，在山寨奉候。”义臣大喜，即设酒款待，吩咐家人：“勤事农桑，我去一月之间便回。”随同凌敬起身，离了雷夏，到了太行山，早见刘黑闼同范愿一支人马，接入寨中。范愿已知杨义臣用计取他，忙下拜道：“愿本鲁夫，蒙老将军提挈，敢不执鞭，以效犬马之力，同老将军征讨！”义臣道：“足下肯改邪归正，不失老夫企慕之心；但寨中所掠子女，宜赠其路费，释放回家，将来建功立业，何愁不有？”范愿允从。随将子女放回，烧了山寨。同杨义臣等共有六七千人马，离曹州径投乐寿。凌敬安顿杨义臣于驿中，随同刘黑闼、范愿拜见夏主。范愿将宝物献上，以为进见之礼。夏主道：“卿肯来附孤，尽力王事，便是国家之宝了，孤安用此无益之宝？卿还收去，后日以赐将士。”范愿深敬夏主之贤。夏主问凌敬道：“义臣曾邀来否？”凌敬道：“现在城外驿中。臣意此人，昔年曾与陛下对敌，多不相让；今日若不圣驾出迎，加以隆礼，恐彼犹不自安，焉得尽其才能？”夏主道：“卿所见甚明。”遂备车驾，率领百官出城迎接。到了驿中，义臣下拜，夏主见义臣浓眉白发，鹤髦星冠，是扶宇宙的班头，安邦国的领袖，忙答以半礼。义臣道：“亡国之臣，深感大王来召，安敢受答拜之礼？”夏主道：“孤敬